

駁

案

彙

編

廣東司

一起爲弟死非命等事會同廣東明縣縣丞中  
等商謀捆縛總麻服弟鄧科太淹死一案先據  
廣東巡撫蘇昌疏稱緣鄧科太遊蕩爲匪屢訓  
不悛乾隆十六年輪值鄧奕中經管嘗張三月  
十二日鄧奕中備具祭物邀同族人鄧惠中鄧  
二劭鄧亞二鄧君選鄧朝爵鄧卓基并鄧科大  
齊赴祖墳拜祭飲畢回至祠前清算嘗租鄧卓  
基先歸鄧科太窺見嘗銀尚有餘剩卽欲那借

鄧奕中不允鄧科太氣忿舉手向打經鄧君選  
鄧朝爵勸止鄧奕中斥責其非鄧科太復拔身  
佩小刀向砍鄧奕中閃避又經鄧惠中鄧二動  
奪取小刀鄧科太肆言辱罵并稱將來定行殺  
害鄧奕中見其兇暴遂起意捆縛淹死以除後  
患商之鄧惠中鄧二動允從鄧惠中入祠取繩  
鄧二動乘其不備推倒鄧科太捉住兩手鄧科  
太將脚掙動鄧亞二在旁鄧奕中喝令相幫鄧  
亞二不依鄧奕中欲行毆打鄧亞二無奈始聽

從肇住鄧科太兩脚適鄧惠中攜繩走至將鄧  
科太手脚捆縛鄧亞二與鄧君選鄧朝爵各先  
回家鄧惠中鄧二動損檣鄧科太至大灣河邊  
推入水中而歸鄧奕中年老未經同往次早伊  
兄鄧卓基聞知卽往河邊撈獲屍首控縣屢審  
供認不諱查鄧奕中係鄧科太總麻服兄爲首  
起意鄧惠中係鄧科太小功服兄鄧二動係鄧  
科太總麻服兄聽從下手加功鄧亞二係鄧科  
太無服族弟應同凡論將鄧奕中依故殺總麻

卑幼律擬絞鄧惠中鄧二劄依爲從律擬流鄧  
亞二擬絞附請未減鄧君選等擬杖等因具題  
經臣部將鄧奕中鄧惠中鄧二劄鄧君選等照  
擬核覆其鄧亞二一犯據該撫疏稱止因鄧奕  
中逼令相幫鄧亞二不依鄧奕中欲行毆打鄧  
亞二無奈始聽從攀住鄧科太兩脚追鄧惠中  
將鄧科太手脚捆縛鄧亞二卽先回家後  
鄧惠中等將鄧科太擡至河邊推入河中淹死  
鄧亞二並不在場始初既未與鄧奕中等同謀

其拏住兩腳亦非助毆重傷將該犯依謀殺加  
功律擬絞並聲明可否未減聽候部議等語查  
鄧奕中等商謀將鄧科太捆縛推河淹斃鄧亞  
二業經幫按其腿已屬加功但據鄧亞二供稱  
不知鄧奕中悄悄向鄧惠中鄧二國講了些什  
麼鄧二國就把鄧科太推倒鄧奕中喝令小的  
拏腳小的不依鄧奕中就說要打小的無奈拏  
住鄧惠中拏繩把鄧科太手脚拴縛小的就放  
手跑回家去實沒有與鄧奕中們同謀情事後

來誰人把他推入水裏淹死小的都不知道等語卽鄧惠中鄧二劄亦稱鄧突中潛向小的商量把鄧科太捆縛淹死鄧亞二實沒有與鄧突中同謀情事是鄧亞二之爲同謀全無確供確證如以鄧亞二幫同擎脚必知謀情則宜訊究同謀實供按律定擬不得輕議原宥如止因鄧科太兇暴幫同捆縛而推河淹死情節鄧亞二實屬未知則不得以並未同謀之犯律以謀殺加功又爲量請未減緣情定罪各有正條未便

游移兩請致使供看不符情罪未協應令該撫  
再行研訊確情按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乾隆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鄧奕中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咨行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加研訊據鄧亞二  
堅稱鄧科太與鄧奕中爭鬧之際因事非涉已  
原係站立遠處鄧奕中悄悄向鄧惠中等言語  
伊並未與聞迨見鄧二動將鄧科太推倒原欲  
回前勸阻因被鄧奕中嚇逼意謂捆縛送官德

從幫同擎脚旋卽跑走委無同謀情事究詰再三矢供不易卽覆審鄧奕中等亦稱因鄧亞二係疎遠族房且素屬畏事恐向商謀轉被攔阻是以乘其遠立潛與鄧惠中等共謀後見鄧亞二走避始行逼令擎脚實非共謀之人核之各犯前審供情悉屬脗合是鄧奕中等之致死鄧科太鄧亞二並未與謀洵無疑義前擬同謀加功原情請減誠屬未協將鄧亞二依律改擬杖責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鄧亞二合依威力制縛人  
下手之人減一等律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時  
逢熱審照例減等發落等因乾隆十八年四月  
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南宮縣民張國棟喝令張  
可仁毆踢張國宗受傷身死一案先據直隸總  
督方觀承疏稱緣張國棟係張國宗無服族兄  
隣居無嫌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初一日午間張  
國棟幼孫張五張八在張國宗場內車上頑耍  
張國宗出而喝止張五等不服頂撞張國宗遂  
行罵罵張國棟聽聞護短出與爭論致相吵嚷  
時張國棟之姪張可仁聞聲出視亦斥張國宗

詈罵之非張國宗卽向張可仁趕毆張可仁用手架格以致抓傷其胸膛左乳張國棟喝令張可仁毆打張可仁隨用脚踢傷張國宗小腹偏右張國宗仍向撲打張可仁復踢傷張國宗賢囊倒地并自擦傷肩甲張國宗負痛益肆詈罵張國棟復令張可仁毆打張國宗翻身欲起張可仁復用脚連蹙致傷張國宗脊脅兩處張國宗之子張王敬見而奔救被張可仁毆傷頭面經地方張連登將張國宗扶回家內欲行稟報

張國棟央托張連登調處張連登隨勸張國宗  
俟傷痊愈令張國棟賠禮張國宗允從詎張國  
宗受傷醫治不痊延至八月三十日殞命屢審  
供認不諱查張可仁聽從張國棟踢傷張國宗  
小腹腎囊等處均屬致命之區以致內損吐血  
延至保辜正限外十日內因傷身死張國宗係  
張可仁無服族伯應同凡論將張可仁照同謀  
共毆下手傷重律擬絞聲明係在保辜正限外  
十日之內因傷身死照例奏請

定奪張國棟依原謀例擬流聲請減徒等因具題查  
此案張國棟因族弟張國宗喝罵伊孫該犯護  
孫爭論輒倚恃尊長主使其姪張可仁毆踢傷  
斃傷起一時並非預先謀毆與同謀其毆之律  
不符況查張國棟供內因被張國宗辱罵氣忿  
向伊姪張可仁稱只管打壞了有我擔着等語  
張可仁隨用腳連踹張國宗脊脊致傷身死實  
係張國棟主使下手自應將張國棟擬抵今該  
督將聽從下手之張可仁擬絞主使之張國棟

減等擬流聲請減徒事關首從倒置未便核覆  
應令該督再行核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查此案前因張國棟  
未曾喝令之先張可仁已與張國宗有爭鬪情  
形是以將下手斃命之張可仁照同謀其毆下  
手傷重律擬絞張國棟依原謀不問共毆與否  
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聲請減徒今經刑部議  
駁臣覆加確核查張國棟因張國宗喝罵伊孫  
該犯護孫爭論迫張國宗趕毆張可仁之際張

國棟不卽禁阻反行喝打以致張可仁將張國宗先後踢踹斃命卽同主使將張國棟改擬絞監候張可仁擬流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張國棟應改照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人爲首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旣稱張可仁應改照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張國宗雖在保辜正限外十日之內身死但張國棟因主使毆打坐罪並

未下手毋庸聲請未減等語查保辜例載若手足傷人辜限外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情正事實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等語此案既以張國棟擬抵卽應張國棟保辜今張國宗于保辜正限外十日之內身死自應一例辦理律無主使之人不應奏請未減之條張國棟所擬絞罪仍應照例奏請

定奪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該督將該犯減爲杖一百

流三千里仍向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二十兩給  
付屍親收領以爲營葬之資張可仁照下手之  
人爲從減主使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乾  
隆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張國棟主使張可仁毆傷張國宗至保辜限外身  
死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餘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平湖縣民徐元珍偕同徐  
二觀拴拉徐宸吉致死一案先據浙江巡撫熊  
學鵬疏稱緣徐元珍與徐二觀係同堂叔姪均  
與徐宸吉素無嫌怨徐宸吉本係莊姓自幼爲  
徐二觀胞叔徐元輝乞養義子娶妻張氏與徐  
元輝繼妻徐氏同居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徐元  
輝物故徐宸吉漸不務實徐氏勸誡不從因前  
妻之子徐德才尚未成立且有幼男穉女恐徐

宸吉將夫產消費遂與徐二觀之父徐元龍及房族徐文標等商酌撥田四畝并後帶房屋舍徐宸吉夫婦另爨度日徐宸吉嗜酒貪懶不改二十九年二月初五日夜徐宸吉潛至徐元龍稻場竊取柴草經徐元龍長子徐南槐知覺偕同徐元珍追獲告知徐氏徐元龍等恐其爲匪貽累商之徐氏送令歸宗徐氏卽同徐二觀徐元珍徐德才將徐宸吉送交伊本生母倪氏倪氏因已再醮不肯收留當憑徐宸吉妻父張耀

廷等寫立筆據將徐宸吉并妻張氏復交徐氏  
領回徐氏給與錢米勸令改悔徐宸吉聲言出  
外幫工竟不歸家至四月初五日夜徐宸吉潛  
赴徐元龍酒店竊取釘鞋鴨隻并店夥盛二衣  
帽等物徐二觀告知徐氏徐氏尚未深信是日  
午後徐氏工人趙大出石洞廟看戲見徐宸吉  
卽帶盛二被失原帽亦在戲場趙大叫喚徐宸  
吉當時避匿趙大回家告知徐二觀徐二觀與  
盛二找尋未獲復與徐元珍往訴徐氏徐氏慚

忿交集又恐徐宸吉在外爲匪囑令徐元珍等  
尋覓拉回拘管初八日午後徐元珍至徐二觀  
酒店飲酒道及徐宸吉未歸徐二觀因失物未  
獲訂約同尋時至黃昏乘有月色徐二觀徐元  
珍沿途尋覓至周公佩車棚徐二觀見徐宸吉  
睡臥在地隨卽聲喊徐宸吉站起查問徐元珍  
等令其回家徐宸吉不依徐二觀查問失物徐  
宸吉直認宿費轉身欲走徐二觀卽對面抱住  
徐宸吉用力掙扎徐二觀令徐元珍幫抱不住

復令徐元珍解帶拴拉徐元珍卽解繫腰布繚  
絞從背後向徐宸吉頭上套下希圖連臂拴縛  
正在打結徐宸吉將兩臂撐起繚絞隨勢掀上  
徐元珍隨手收結致拴項下徐宸吉用手拉扯  
不肯行走徐二觀又令徐元珍背回徐元珍隨  
將繚絞扭繫背上左肩徐宸吉兩手掙扎徐二  
觀又復相幫撿按同行未及數步徐元珍聞徐  
宸吉喉間痰聲急忙放下詎徐宸吉業已氣絕  
徐元珍等欲圖私埋滅跡復將徐宸吉兩手反

縛移至麥溝徐二觀力怯不能幫擡卽同徐元  
珍回家覓人幫埋及至家內徐二觀抖倒伊母  
張氏拉入內室徐元珍情急無措見徐氏尚在  
廚房卽往告知情由時徐德才赴城未歸徐氏  
聞知驚駭卽欲通知伊媳徐元珍用言嚇阻徐  
氏畏累隨令工人趙大幫埋趙大亦恐報官累  
及當卽允從徐元珍攜帶繩索門門與趙大同  
行又至徐元龍酒店告知徐元龍令店夥盛二  
同往盛二知事由尋伊失物而起卽攜帶鐵搭

與徐元珍趙大同至徐宸吉屍所擡至義塚掘  
土掩埋而散張氏以夫久出未有下落曾囑徐  
德才查訪五月初八日徐德才門前所繫半隻  
被徐二觀解放徐德才喊罵徐二觀出剖聲音  
徐宸吉比你還強今在那裏徐德才疑有別情  
因徐二觀與徐元珍親密即向徐元珍根問徐  
元珍情虛告知徐宸吉係徐二觀致死徐德才  
通知張氏投保邀同徐元珍指認埋屍處所報  
縣驗訊通詳屢審供認不諱再四究詰據該犯

等堅供相約追尋實止欲拴拉回家不期將縹  
絞套頸背而行以致結緊勒斃不特先無成  
謀抑且殺非有意反覆嚴究矢口不移查徐宸  
吉本係莊姓與徐元珍等應同凡論其連次竊  
物之處不特衆證明確且原失贓物現在該犯  
實屬有罪之人徐二觀身係事主邀同徐元珍  
捕獲囑令拴背意在尋回追問失物但徐元珍  
爲徐二觀堂叔並非出于威力輒聽從拴背致  
斃卽屬下手正兇未便以主使之人當其重罪

將徐元珍依共毆傷重律擬絞監候聲明原謀  
徐二觀已經在監病故徐元珍可否減等擬流  
請

旨定奪趙大等擬以杖笞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鬪殺論  
又律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以主使之入  
爲首下手之人爲從各等語此案徐宸吉本係  
莊姓繼與徐二觀胞叔徐元輝爲子徐元輝物  
故徐宸吉不遵母訓屢次偷竊徐二觀家衣帽

避匿徐二觀邀同伊叔徐元珍等尋獲拴背致  
鑿該撫將徐元珍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下手  
傷重律擬絞徐二觀依原謀共毆律擬流細核  
案情當徐二觀尋遇徐宸吉之時始而主令徐  
元珍拴拉繼而復令徐元珍背回及見徐宸吉  
兩手掙扎徐二觀又相幫攘按未及數步旋即  
氣絕是徐宸吉非死于徐元珍之拴背實死于  
徐二觀之幫攘且徐元珍之拴背亦由徐二觀  
主使準情定法自有首從專條不容牽混乃該

撫旣將主使爲首之徐二觀擬流下手爲從之  
徐元珍擬絞又因徐二觀在監病故復引原謀  
監斃之例將徐元珍聲請減流殊于律例未協  
不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案情妥擬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覆加察核徐元  
珍與徐宸吉本無嫌怨惟因徐宸吉偷竊徐二  
觀衣物避匿不歸徐二觀邀同徐元珍尋遇徐  
宸吉卽主令拉扭復因徐宸吉倔强徐二觀又  
令徐元珍誓回相幫按按未及數步徐宸吉之

死實由于徐二觀之按援徐元珍之掎背亦由  
于徐二觀之王使自應改依威力制縛人致死  
律分別首從定擬除主使爲首擬絞之徐二觀  
已經監斃不議外徐元珍應改照爲從減主使  
一等律擬流趙大等仍照原議分別杖笞寬免  
等因具

題前來除主使爲首罪應擬絞之徐二觀已經在  
監病故不議外應如該撫所題徐元珍合依威  
力制縛人因而致死下手之人爲從減主使一

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乾隆三十二年閏二月初七日

恩旨以前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再該撫原疏內稱趙大盛二均合依移屍爲從律各杖七十徐氏係徐宸吉義母雖訊無主使徐一觀等勒死情事但徐宸吉死後不卽首報復令趙大幫埋應比照子孫被殺父母私和律杖八十係婦人照律收贖徐元龍因子徐二觀主使爲首雖得容隱其轉喚盛二移屍應照

恩旨以前趙大等杖笞各罪均予寬免徐氏並免收  
不應輕律笞四十各犯到官在

恩旨以前趙大等杖笞各罪均予寬免徐氏並免收  
贖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據實報明事會看得慈谿縣民沈其生因  
疑沈文昇爲賊拴縛致縊一案先據浙江巡撫  
能學鵬疏稱緣沈其生與沈文昇同姓不宗素  
不認識沈文昇住居鎮海石暎頭地方乾隆三  
十年閏二月十一日伊父沈允公給與白布一  
段令赴郡城夏廷貴家擡轎營生十六日夏廷  
貴復令回家將伊父寄存花絮一條給與帶歸  
沈文昇攜帶布絮不由正路行走繞道至沈其

生屋外時已更餘站立牛欄門外沈其生驚聞  
犬吠因數日前曾經被竊開門出看聲喊有賊  
赶上扭住經隣族沈亦中等聞聲先後踵至沈  
其生取棕繩二條拴住沈文昇項頸并將兩手  
連胸前縛於柱上沈亦中復將拴頸繩頭繫於  
樑上并用竹梢毆其左胳膊兩下龔國昌亦用  
竹梢毆其左腿兩下沉其生邀保謝有章盤問  
沈文昇說出姓氏住籍妄認所帶布絮係由長  
石橋偷來等語沈其生聲言明日送官先已就

寢詎沈文昇輒萌短見將身矧下咽喉扣繫棕  
繩自縊殞命將沈其生照誣指良民爲盜例酌  
減擬徒咨部准部駁飭審無別故將沈其生仍  
照原擬咨部復准部覆以誣指良民爲盜充軍  
例係指未經致死人命者而言若業已致死人  
命自有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本條行令再  
行詳審按律要擬具題等因提犯研審沈其生  
因數日前曾經失竊見沈文昇在牛欄外躲避  
是以心疑爲賊將沈文昇捆縛爲賊之處實屬

有因至沈亦中龔國昌等將沈文昇毆打斃下  
甚輕斷不致於斃命實由沈文昇自己將身矧  
下以至於死委係自盡似難律沈其生以威力  
制縛致死之條但沈文昇既已自盡比之未經  
致死人命者情罪自重從前酌議擬徒實屬過  
輕將沈其生改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  
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例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豪強之人以威力制縛人及於私  
家拷打監禁因而致死者絞又例載若其人自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絕律  
例例  
不准過衛俱改  
折還

盡則不可以致死之罪加之止照所毆傷擬罪  
如有致命重傷及成殘廢篤疾者依因事用强  
毆打例發邊衛充軍各等語細繹律意凡以威  
力加人無論縛人及拷打監禁但因而致死者  
皆當罪坐所因擬絞例內所載其人自盡止照  
所毆傷擬罪之條則專指主使毆打者而言所  
毆之傷本未致死實由死者自行輕生方得以  
所毆傷科罪律例分晰甚明此案沈文昇所携  
布絮既據屍親人等供明係伊父給付存留則

沈文昇本屬良民沈其生因其夜在牛欄外心疑是賊遽行拴弔律以威力制縛夫復何辭沈文昇項頸既被拴住兩手連胸復捆於柱上彼時沈文昇之身體手足已不能自由則其身往下挫勒傷身死實由被縛力不能支豈得謂之自盡是沈文昇雖非死於毆實死於縛正與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之律意相符該撫將沈其生照因事用強毆打例擬軍實屬輕縱且拘泥例內有因其人自盡不可以致死之罪加之止

照所傷擬罪之文遂舍因而致死本律於不問而反引主使毆打之例亦屬悞會事關罪名出入不厭詳慎應令該撫再行研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三次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查沈其生因沈文昇負夜站立牛欄外心疑是賊遽行拴吊項頸沈文昇既被拴住兩手連胸又被捆於柱上身體不能自由迨後身往下坠致勒身死是沈文昇雖非死於毆死於縛將沈其生改依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擬絞

馬步參將 卷二 因而致死

三

監候附請留養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沈其生合依威力制縛人  
因而致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查沈  
其生係威力制縛致斃無辜雖親老丁單未便  
准其留養等因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題十四日奉

旨沈其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 江蘇司

一起爲虐斃無辜事會看得奉賢縣民金勝章鎖押佃戶王武京受寒猝斃一案先據蘇州巡撫明德疏稱緣金鼎綬兄弟有田坐落華亭奉賢二縣金鼎綬兩弟幼小一嫂孀居其佃租俱託堂叔金勝章經理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金勝章因各佃欠租不還以金鼎綬兄弟出名開呈佃欠赴松江管糧通判衙門控追票差王寧督保催完王寧因呈內開佃多人帶同妻

舅顧英協催陸續催楚數戶十二月王寧與顧英商同回家看視齊赴金鼎殺家將票交給金勝章訂以三兩日再來金勝章給與錢三千五百文王寧等接受此時適有欠租佃戶華鳴九顧四觀前來算租抗不清還顧英因已受錢卽爲出力遂用私帶之鍊將二人對鎖交給金勝章旋同王寧回家金勝章欲帶華鳴九等上城催比金鼎殺欲往南橋親戚家送嫁分坐兩船一同開行初四日早遇見另佃唐文元何大觀

張二觀索租不還金勝章卽令家人徐雲用船上鎖掛跳板之鐵鍊將唐文元等鎖于船內初五日金勝章見有拖欠金鼎綬孀嫂積年舊租之王武京在岸經過卽行抗討王武京以原佃之田已換給伊弟王鑑南及伊子王國珍租種不肯還租金鼎綬在船看見亦出言索討王武京以伊嫂之租不應伊管回答金鼎綬復言嫂孀姪幼伊卽應管必欲清還旋卽開船而去金勝章當將王武京帶下船內金勝章復欲上岸

徐雲以在船人多難以照看恐王武京脫逃金勝章卽令將王武京與張二觀對鎖逾時金勝章令徐雲給與家佃飯食時值隆冬天寒王武京嫌冷未食另自買食酒物至初六日金勝章欲將在船各佃捏稱糧廳押比朦送南橋巡檢代追因王武京拖欠舊租不在開告之列張二觀已許卽日交還當將王武京張二觀兩人交船戶看管金勝章將不允還租之唐文元等三名並許侯上岸措還之何大觀帶同徐雲另坐

小船赴南橋巡檢衙門求比該巡檢盧銘義拒  
不受理金勝章卽將唐文元等帶回適遇廳差  
王寧已回卽將差票鎖匙交給金勝章帶同何  
大觀上岸算租詎王武京在船受寒面色改變  
張二觀令船戶湯九觀找尋金勝章通知時金  
勝章正在算租聞言同船看見卽令廳差王寧  
將鎖開落見王武京氣息微弱用湯灌救逾時  
殞命屍子報縣研審各情供認不諱查金勝章  
因王武京拖欠舊租令家人鎖押索還致王武

京受寒身死雖驗無毆打傷痕但以欠租細事  
輒將佃戶鎖押以致受寒斃命核其情形實屬  
強橫金勝章應比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  
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例發邊衛充  
軍金鼎綬等擬以枷杖等因咨部臣部查律載  
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又例載因事  
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  
盡實跡發邊衛充軍各等語是致死與自盡情  
罪迥別是以威力制縛則重其致死之罪律應

擬絞威逼毆打則原其自盡之實擬以充軍律  
例分晰甚明援引難容牽混此案金勝章因各  
佃戶欠伊堂姪金鼎綬等田租控官催追乃賄  
囑差役王寧輒敢私攜牌票自將佃戶華鳴九  
顧四觀唐文元何大觀張二觀俱行鎖押並將  
呈控無名之舊欠佃戶王武京偶爾途遇亦卽  
拴鎖拘押船上核其情形殊屬強暴正與威力  
制縛之本律相符且王武京被鎖在船因隆冬  
凍餓交迫以致殞命原驗屍格稱係生前受凍

身死則並無自盡實跡更屬顯然豈可舍威力制縛因而致死之正條乃率合援引威逼自盡之比例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酌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駁行去後續據該撫疏稱緣王武京欠租屬實金勝章係收租之人其令家人徐雲將王武京拴鎖意圖追還租米初無凌虐之心與豪強橫暴有間是以酌量情罪將金勝章比例擬軍茲准部駁提犯何倚供認不諱查金勝章爲堂姪孀嫂收租因王武

京積年拖欠途次相值卽帶至船內索討復令  
家人拴鎖拘押因時值隆冬凍餓交迫以致身  
死誠如部駁與威力制縛因而致死之律義相  
符金勝章合改依威力制縛人因而致死律擬  
絞監候金鼎綬等擬以枷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金勝章合依威力制縛人  
因而致死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  
撫旣稱金鼎綬訛非知情鎖逼但因王武京拖  
欠伊嫂田租出言索討致釀人命亦有不合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徐雲聽從指使擅行鎖鍊  
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王寧得受金勝章足錢  
三千五百文應從重照竊役詐贓一兩至五兩  
例杖一百枷號一個月革役顧英應照爲從減  
一等杖七十枷號二十五日等語均應如該撫  
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二十三奉

旨金勝章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司

一起爲核擬速奏事會看得崇仁縣革監黃金隆  
改契拆估余牛房屋山場逼脅代筆之羅寄五  
誣證致羅寄五被逼自縊一案无據江西巡撫  
海成各稱緣革監黃金隆之父黃廷棟在日於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間用錢二千八百文經  
羅寄五代筆憑中余衡六等契與余牛祖母余  
曾氏房屋十八間每年議交息錢三千文屋仍  
余曾氏居住余曾氏屋後尚有樂林山場等項

不在契內嗣余曾氏身故余牛同兄余試無力  
償息三十六年五月黃廷棟圖佔山場控稱余  
牛盜砍樹大以伊長子黃金章出名呈控經縣  
批查嗣因黃廷棟身故事遂寢息三十八年二  
月黃金隆弟兄分炊余曾氏典契係黃金隆分  
受時余牛往四川尋父其兄余試係屬啞子在  
外傭工黃金隆又因余牛欠息不還起意圖佔  
山業隨將典約改換賣契添註樂林山場等項  
一併在內即將山木砍伐九株四月二十日又

往拆屋經伊兄黃金章同村隣彭七芳等勸阻  
黃金隆不從卽拆屋搬料回家三十九年三月  
余牛回家查知控縣黃金隆卽粘偽契呈訴經  
縣飭傳契中質訊黃金隆以原中余衡六謝以  
洪俱故黃廷麟亦經遠出惟代筆羅寄五現在  
建郡卽僱羅征往尋質證於六月初三日同至  
黃金隆家隨款留住下囑其作證絕賣羅寄五  
不從伊子羅蠶前往看問羅寄五亦曾告知至  
十六日午間黃金隆復向相問羅寄五仍不允

從并理斥黃金隆改契之非黃金隆氣忿隨將  
羅寄五關閉空室至晚始給飯食羅寄五回覆  
不吃稱欲尋死經工人廖毛聽聞告知黃金隆  
以爲假言恐嚇並不介意次日仍照常給食羅  
寄五仍不肯吃卽於下午在房自縊婢女羊倮  
瞥見告知黃金隆解卽喊同鄰人楊禮元灌救  
無及黃金隆計圖掩飾隨令王人能興萬等將  
屍移放屋外捏稱羅寄五無故短見投保報縣  
詣驗查出羅寄五在黃金隆家已十餘日並弔

羅寄五平日所寫字跡與契核對不符黃金隆  
猶捏偽契狡辯經縣通詳斥革嚴審并恐伊兄  
監生黃金章有同謀情事亦經詳革究出前情  
將黃金隆比依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  
例擬軍仍照威逼人致死律追給埋葬銀兩黃  
金章訊非知情擬杖納贖等情咨部經臣部以  
黃金隆始則倚恃監生捏契吞產繼復將案內  
人證關閉致斃雖羅寄五死由自戕實因關禁  
半月聞其不食欲死俱置不理以致自盡顯屬

有心致死無人證其捏契遂其霸佔之謀僅依  
捏徒擾害擬軍殊未允協至該犯之兄黃金章  
目擊伊弟捏契逼證毫無禁阻擬杖納贖亦未  
平允等因咨駁去後復據該撫咨稱飭提犯證  
赴省委員覆審供情無異並究明黃金隆羈留  
羅寄五在家雖有半月從前俱係欸待尚有伊  
子羅壽曾來看視直至十六日角口之後始將  
羅寄五關閉空室遲送晚飯以致羅寄五於次  
日忿激自縊復訊屍子工人供悉相符再四犯

詰實非有心致死況契內中證尚有黃廷麟未  
歸不致有滅證隱情然黃金隆乃敢恃強勢凌  
鄉里圖佔房產致逼人命情節較重應改發黑  
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懲創仍追埋葬銀十兩給  
付屍親收領黃金章于伊弟黃金隆拆佔房屋  
之時雖曾理阻但于捏契逼證未經禁阻究屬  
不合應請仍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前請納贖洵  
屬未協應卽會同教官當堂懲責其從前誣控  
余牛盜砍山木係伊父主持父死之後並未續

控尚未特符滋事所革監生仍請開復等因咨  
覆前來查此案黃金隆圖佔余牛房產捏寫偽  
契經官傳訊該犯輒將契中代筆之羅寄五誘  
至伊家逼令扶同誣證迫羅寄五不允羈留半  
月折辱饑餓被逼難堪聲言尋死該犯聞言不  
顧以致羅寄五自縊輕生並非無意蓋當日契  
中之黃廷麟久經遠出無踪其存羅寄五一人  
羅寄五若死則無人知其誣偽真情是以該犯  
必欲將羅寄五致死滅口以遂其圖佔房產

心其情顯然易見雖羅寄五死由自戕究因該  
犯威力挾制于私家監禁饑餓所致今該撫僅  
擬發黑龍江當差實不足以蔽辜事關罪名出  
入臣部未便率覆應今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  
題致日再議至黃金草先曾聽從伊父誣告今  
伊弟捏契估產致斃人曾漫無約束該撫僅擬  
杖責所革監生聲請開復實屬輕縱應令該撫  
一併改擬等因奏駁去後續據該撫奏稱遵照  
部駁逐細嚴加究詰據黃金隆堅供實因捏改

契紙尋中款待懇其幫中作證不意羅寄五總  
不允從至十六日始行角口將伊關閉遲送午  
飯嗣聞其欲行尋死之言實以爲假言嚇唬並  
不料其竟自縊死且一聞羅寄五自縊卽忙解  
救用姜湯灌治現在間人楊禮元可證况尋羅  
寄五到家並非只有一人致王滅口遂得圖佔  
山業現有伊子羅蠡曾來看開同留吃飯伊子  
亦知其事焉敢存心致死其父不怕其子出控  
之理層層究詰矢口不移惟是該犯圖佔余牛

房屋山易將契中羅寄五關閉私家致被逼自  
縊實與威力制縛人私家監禁致死無異將黃  
金墮比律擬絞等因具奏前來應如該撫所擬  
黃金墮應比依威力制縛人私家監禁致死作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該犯圖佔產業逼斃人  
命情罪較重應請入于本年秋審辦理該撫奏  
稱黃金章先前聽從伊父出名誣捏今於伊弟  
捏契佔產致斃人命復漫無約束前擬重杖不  
足示懲應再加枷號兩個月已革監生不准開

復熊興萬等均照前擬分別杖管黃金隆所砍  
余牛山木九株并拆毀房屋十八間照依原估  
銀數扣除余牛得過典價及應我息錢實應賠  
銀七十二兩一錢追出給交余牛具領山場藥  
林地基仍歸余牛管業等語均應如該撫所奏  
完結等因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奏本日  
奉

旨依議欽此

福建司

一起爲乞究死因事會看得安溪縣已革監生葉世沽湯傷蔡奇身死一案先據福建巡撫吳士功疏稱葉世沽與蔡奇同里居住素無嫌隙蔡奇于乾隆十七年間在葉世沽家傭工年給工銀一兩二錢未立文券至二十三年二月葉世沽之父葉駿因蔡奇年老辭出蔡奇隨承耕葉駿田二段載租穀十四石二十三年分蔡奇欠租三石葉駿于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赴縣控

追差役吳沈押令等明清還十一月十七日午  
後吳沈同蔡奇至葉駿書館等賬葉世沽往館  
吳沈當卽出外覓火吃烟蔡奇聲言伊在葉世  
沽家傭工辛苦多年欠租無幾不應告追葉世  
沽回斥蔡奇恃老拚命將頭向撞葉世沽恐被  
撞及以手推開隨勢用右脚踢去踢傷蔡奇臂  
囊倒地葉世沽卽遣工人葉侃將蔡奇背回詎  
蔡奇傷重大早殞命屢番供認不諱查律載鬪  
毆殺人者叙監候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傷雇

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雇倩工作  
之人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閱  
五年以上于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擬各等  
語今蔡奇于乾隆十七年在葉世沾家傭工起  
至二十三年二月止雖未立有文契而已閱五  
年以上但已經辭出現佃葉世沾田畝若照雇  
工人定擬似與現雇工人無所區別如竟照凡  
人問抵文曾經受雇多年揆諸主僕名分亦有  
未協將葉世沾依鬪毆殺人擬絞監候律酌減

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因具

題前來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內臣部議覆山

西按察使永泰條奏雇倩工作之人雖無文券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閱五年以上于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擬係專指雇工人有犯家長而言蓋旣已服役年久則雖無文券究有主僕之義故于家長有犯不准慨同凡論所以重名分也至家長殺傷雇工人定例又必有文券議有年限方依雇工人定擬所以防壇棧而

杜許僞例義各有所取分晰甚明此案被傷身  
死之蔡奇從前在葉世沽家傭工既未立有文  
券且已久經辭出其被葉世沽踢傷身死自應  
依律以凡鬪論該撫既知葉世沽不便依毆殺  
雇工人問擬而又援照鬪毆擬抵之律酌請減  
等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吳士功疏稱  
蔡奇于乾隆十七年間在葉世沽家傭工年給  
工銀一兩二錢未立文券至二十三年二月葉

世沾之父葉駿因蔡奇年老辭出蔡奇隨承耕  
葉駿田二段載租穀十四石二十三年分蔡奇  
欠租三石葉駿赴縣控追蔡奇至葉駿書館等  
賁葉世沾在館蔡奇聲言伊在葉世沾家傭工  
辛苦多年欠租無幾不應告追葉世沾回斥蔡  
奇恃老拚命將頭向撞葉世沾恐被撞及以手  
推開隨勢用右腳踢去致傷蔡奇腎囊倒地詎  
蔡奇傷重次早殞命查蔡奇在葉世沾家傭工  
雖閱五年以上但未立有文券且已因老辭出

其被葉世沾踢傷身死誠如部駁應照律以凡  
鬪論將葉世沾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葉世沾應改依鬪毆殺人  
者不問手足他物一刀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該撫原疏內稱葉侃勸救不及應  
予免議蔡奇所欠租穀身死免追等語均應如  
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八  
日題二十日奉

旨葉世沾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西司

毆死贖身奴  
婢擬徒新例

一起爲核擬具奏事會看得安福縣民姚彬古毆  
死贖身僕人孔正偶一案據江西巡撫海成疏  
稱緣孔正偶原係姚彬古家僕人雍正三年孔  
正偶向姚彬古之祖贖身開戶與姚彬古同村  
居住素無嫌隙孔正偶原租耕姚彬古家祖遺  
園土八塊內有接連二塊係基土開成每歲共  
納租錢三百文又另租耕姚昌榮之土名簪箕  
窩園土一塊均未書立租約乾隆二十二年孔

正偶曾將姚彬古家基土二塊分爲上中下三塊共成九塊三十七年冬間姚彬古向孔正偶退耕孔正偶將姚彬古基土中塊隱留捏爲姚昌榮之土仍照原數退還八塊姚彬古不依孔正偶始俱退還詎孔正偶於三十八年仍在中塊土內佈種棉花姚彬古外回查知於四月十九日下午牽牛往犁將棉花犁毀數株孔正偶在地耘草見而向阻仍捏稱係姚昌榮之土與姚彬古爭耕姚彬古因孔正偶年老撒賴將犁

眠倒解輒放牛欲尋姚昌榮同向理論孔正偶  
拉住犁繩吵嚷姚彬古令其走開隨手用牛輓  
向推致傷孔正偶左脰膊孔正偶仍拉犁繩向  
姚彬古撞頭撒賴姚彬古往後退開孔正偶撞  
空仆跌犁頭邊稜鐵上磕傷額顱並左右額角  
經伊子孔紡蘇聞聲趨至扶回詎孔正偶傷重  
延至二十三日殞命報縣驗訊據姚彬古供認  
不諱究非有意欲殺查孔正偶係姚彬古家祖  
手放贖開戶之僕與姚彬古已無主僕名分應

同凡論將姚彬古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等  
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家長毆舊奴婢者以凡論註云此  
亦自轉賣與人者言之奴婢贖身不用此律義  
未絕也誠以家長之於奴婢名分攸關奴婢雖  
已贖身並非轉賣義絕若竟照奴婢科斷又與  
現在服役者不同是以乾隆二十八年臣部奏  
准定例旂員毆死贖身家奴照毆死族中奴婢  
降二級調用例減一等降一級調用其無職旂

人毆死族中奴婢定例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如  
有毆死贖身奴婢者亦應照此減等問擬今姚  
彬古因贖身家奴孔正偶將租耕伊田隱留查  
知向論推其左臂孔正偶撞頭撒賴自行仆跌  
致傷身死該撫以孔正偶係姚彬古家放贖開  
戶之僕已無主僕名分照凡鬪律擬絞候<sub>臣</sub>等  
伏思旂員毆死贖身奴婢既得比照毆死族中  
奴婢減等問擬則民人自應一律比附辦理惟  
查例內止有旂人毆死族中奴婢枷號兩個月

鞭一百之文無民人毆死族中奴婢作何治罪  
之例向來旂人有犯枷號兩個月鞭一百者即  
民人滿流准折之數若比附減等應從流罪上  
減一等間擬滿徒庶與例意相符應請嗣後旂  
人毆死贖身奴婢仍照舊例折枷辦理外民人  
有犯卽間擬滿徒如蒙

俞允所有姚彬古一犯卽照此例改擬杖一百徒三  
年至配所折責擺站該撫既稱所爭基土應給  
還姚形古管業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奉天司

毆死爲奴遣犯  
隨帶之妻新例

一起爲請

旨事據黑龍江將軍傅玉咨稱甘三保之妻厄素爾  
氏毆傷發遣爲奴趙應大隨帶之妻何氏身死  
一案緣趙應大因夥同劉細斌等行劫朱子賢  
家財物案內免死減等於乾隆三十五年七月  
內發遣黑龍江賞給隊長甘三保爲奴何氏係  
趙應大自行隨帶之妻同在甘三保家倚食度  
日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甘三保赴城當差

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令何氏取柴何氏托病  
不往厄素爾氏冒罵何氏還罵厄素爾氏氣忿  
用木棍毆傷何氏頂心偏左躺地混嚷厄素爾  
氏復用脚踢傷何氏胸膛偏右至十九日何氏  
因傷殞命審認不諱查厄素爾氏毆傷何氏身  
死細核情節何氏雖非一同發遣爲奴之人但  
跟隨伊夫趙應大在甘三保家倚食多年應否  
將厄素爾氏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  
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收贖相應咨部示覆嗣後

如遇似此案件亦得辦理有準等因咨達前來  
查何氏係分給甘三保爲奴遣犯趙應大自行  
隨帶之妻並非同發爲奴甘三保之妻卮素爾  
氏因何氏不服使喚出言回置氣忿毆傷身死  
雖例內向無專條但何氏跟隨伊夫在甘三保  
家倚食多年卽與雇工無異該將軍將卮素爾  
氏比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號四  
十日鞭一百係婦人照律收贖該將軍所擬尚  
屬平允應如所咨辦理至遣犯隨帶之妻有自

行謀生不在主家倚食者係屬平人應以凡論  
不得槩與雇工同科應請嗣後如遇似此案件  
卽照此分別辦理俟

命下之日臣部卽載入例冊並通行直省各督撫一

體遵照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奏本

日奉

旨依議欽此

廣西司

一起爲戮死人命事會看得永寧縣民劉惠槐戮  
傷白契僕人班均廷身死一案先據廣西巡撫  
姚成烈 疏稱緣劉惠槐於乾隆四十三年憑  
中班京位等白契價買班均廷爲僕議定十年  
放還四十五年正月初九日劉惠槐胞妹劉氏  
歸寧伊父劉元芳與母張氏留住時值天寒劉  
元芳令劉氏往班均廷房內取柴烤火維時班  
均廷已入醉鄉見劉氏入房拉住衣服求姦劉

氏拒掙不脫叫喊伊母張氏聞聲踵至班均廷  
釋手張氏用扁挑毆打班均廷兩下並卽告知  
劉惠槐班均廷懼罪竊取粽餅并錢一百二十  
文而逸劉氏哭罵令劉惠槐送官究治劉惠槐  
勸解言俟拿獲再行送官次日劉氏回家告知  
伊夫班均逸因係醜事安慰而止迨二月十四  
日班均廷因逃後無依難以度活復回主家向  
劉惠槐賠罪劉惠槐不理次日伊父劉元芳見  
而不容諭令劉惠槐細綁送官懲治劉惠槐恐

一二人不能制伏是晚令僕人劉進達往邀妹夫班均逸到家商同細送適班均廷先已醉寢劉惠槐遂取竹絲繩一條同班均逸劉進達走入班均廷房內燈尚未息劉惠槐用繩穿過班均廷項下打成一套班均廷驚覺詢知細送情由扒起坐床劉惠槐令劉進達扳倒按頭班均逸按脚劉惠槐將班均廷兩手反綁維時班均廷身穿衣扣解脫露出肚腹轉身用脚向踢并罵稱送官不過枷責回家定要拚命劉惠槐一

時氣忿瞥見班均廷床頭放有切烟小刀順手  
取刀戳傷班均廷小腹逾時殞命該犯懼罪隨  
用地上夾被包裹屍身細細兩脚至一更時分  
主令班均逸劉進達將屍擡渠水中而散經屍  
親班均盛等查獲屍身報縣驗訖拿獲兇犯劉  
惠槐通詳飭審研訊據各供認前情不諱詰無  
另有預謀殺害情事班均廷拉姦家長劉惠槐  
之妹劉氏尚未成姦在逃逾月自回罪不至死  
劉惠槐細捉送官惡其強橫用刀扎傷立斃其

命將劉惠槐照故殺白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  
工人律擬絞監候班均逸劉進達擬徒等因具  
題前來

臣

部等衙門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死者

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罪人已就拘  
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各等語擅殺原包謀故而  
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律以  
鬪殺論也此案班均廷係劉惠槐白契價買僕  
人乃於醉後見劉惠槐之妹劉氏進屋取業輒  
拉住求姦劉氏喊嚷經氏母張氏踵至目擊班

均廷始行釋放張氏用扁担毆打并向劉惠槐  
告知班均廷卽竊取粽餅錢文而逸及一月後  
投回賠罪劉惠槐因伊父劉元芳諭令綑縛送  
官懲治當邀氏夫班均逸等乘班均廷醉寢用  
繩綑住被班均廷辱罵脚踢并聲言送官後同  
家拚命劉惠槐氣忿順取切烟小刀戳傷其小  
腹斃命等情詳加酌核班均廷以雇工圖姦家  
長胞妹且脫逃逾月始回其爲有罪之人已屬  
確鑿劉惠槐氣忿綑縛刀戳致斃正與罪人已

就拘執而擅殺之律相符在凡人擅殺罪人亦  
止應以鬪殺論而班均廷係有罪之雇工劉惠  
槐以家長而擅殺自有家長毆雇工人致死之  
正條豈得復以故殺之律定擬今該撫將劉惠  
槐照故殺雇工人律擬以絞候是寬以律有罪  
之雇工轉嚴以繩義忿之家長揆之情法均未  
平允事關罪名出人未便率覆應令該撫酌核  
案情詳參律意另行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今該撫疏稱此案班均廷拉蔡家長之妹

劉氏不成原屬有罪之雇工因家長劉惠槐於該犯班均廷逃後復回先則細縛送官繼因班均廷聲稱回家定要拚命以致劉惠槐氣忿用刀戳其小腹立時斃命情形兇狠殺出有心是以將劉惠槐誤依家長故殺雇工人律定擬絞候接准部駁指示擅殺原包謀故而言是以致死罪人之案卽謀故俱依擅殺論始悟從前定擬拘泥誠如部駁應照罪人已就拘勒而擅殺以鬪殺論遵駁將劉惠槐改照家長毆雇工人

致死律擬徒班均逸等照棄屍爲從律擬徒等  
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劉惠槐合依罪人已  
就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家長毆雇工人致死  
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應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  
折責四十板該撫疏稱聽從棄屍之班均逸劉  
進達與已死班均廷俱係凡論應仍照原擬依  
棄屍不失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九十徒二年半  
至配所折責二十五板等語查例載罪本不應

擬抵將屍毀棄掩埋移投坑井者照地界內有  
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其隨同共  
毆之餘人有犯棄毀移埋俱照此例辦理等語  
今劉惠槐既據該撫審擬照毆死有罪之雇工  
罪止滿徒不應擬抵按其棄屍不失例杖八十  
輕罪其隨同棄屍之班均逸劉進達自應查  
照專條一例辦理乃該撫仍以棄屍不失定擬  
杖九十徒二年半與例不符班均逸劉進達應  
改依罪本不應擬抵將屍毀棄者照地界內有

死人私自掩埋律杖八十例爲從減一等應杖  
七十折責二十五板再該撫疏稱此案承審官  
係前署永淳縣知縣分發州同劉清礪審轉官  
係現任南寧府知府德坤因不知致死罪人之  
案卽謀故俱依擅殺論以致拘泥家長故殺雇  
工律文定擬與率意援引失人者似尚有間今  
導駁改正仍將職名附疏開叅聽候部議等語  
查三十八年四月吏部欽遵

諭旨酌議得部駁改正案件原擬斬候絞候部駁改

爲軍流杖徒府州縣官降一級調用送部引

見等因在案此案劉惠槐戳傷僕人班均廷身死該縣府初擬絞候經部駁飭改擬杖徒雖非率意援引究係失人仍應照例議處應將援引錯誤之前署永淳縣事試用州同劉清礪南寧府知府德坤均照例降一級調用係承問失人毋庸查加級紀錄議抵查劉清礪係試用州同例不引

見之員應於補官日降一級用德坤仍照例送部引

見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仁化縣民闕經林持刀向  
砍李葉榮被妾李氏勸阻奪刀闕經林縮手自  
行割傷身死一案先據廣東巡撫王檢疏稱緣  
闕經林娶李氏爲妾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三  
日闕經林僱李氏族弟李葉榮割禾至晚回家  
剩有禾稻四束未經打穀闕經林責其懶惰李  
葉榮輒抬扁擔毆傷闕經林左額角闕經林持  
刀向砍李葉榮跑走闕經林趕追李氏上前勸

阻拉住闕經林手腕奪刀闕經林堅不釋手將持刀右手用力向左一縮李氏力弱手鬆闕經林自行割傷左血盆骨至二十三日殞命查李氏係闕經林之妾其勸阻奪刀雖無與闕經林爭鬧情事但因拉奪以致闕經林縮手自行割傷越十日身死並非耳目思慮所不能及應以鬪殺論將李氏依妾毆夫死律擬斬立決等因具

題前來查闕經林娶妻李氏復僱李氏族弟李集

榮割不闕經林因其懶惰向警李葉榮卽拾扁  
挑毆傷闕經林左額角闕經林持刀向砍李氏  
赴勸拉住手腕奪刀闕經林不肯釋手自將持  
刀右手用力向左一縮李氏力弱手鬆闕經林  
自行割傷左血盆骨越十日殞命細核案情李  
氏之向闕經林拉手奪刀止圖勸阻並無爭鬪  
情事且該撫恐係李氏有心幫護伊弟詳加詰  
訊據李氏供稱與李葉榮係無服姊弟伊將家  
主打傷豈肯反爲幫護因恐家主傷人受罪上

前勸阻原是爲主之意不料家主自己縮手割傷是李氏並非護伊族弟其當時勸解情形洵屬供証確鑿而闕經林之自行縮手割傷實非李氏所料正與過失殺人律內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之律註相符該撫將李氏依妾毆夫死律擬以斬決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覆查李氏因家主闕經林持刀向砍李葉榮恐家主傷人受罪上前拉手奪刀止圖勸阻並無

爭鬪清事並有屍妻謝氏在場自擊洪證確鑿  
是闕經林之自行縮手劃傷實非李氏意料所  
及與過失殺人律曰初無害人之意偶致殺人  
之律註相符將李氏改依妾過失殺家長例擬  
流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氏合依妾過失殺家長  
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流罪收贖杖罪的決等因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安徽司

一起爲稟報事會者得六安州榮恒山調姦兩媳  
未成毆傷伊妻吳氏投水淹死一案先據安徽  
巡撫裴宗錫咨稱榮恒山有長子榮大年娶媳  
張氏次子榮二年娶媳劉氏乾隆三十七年三  
月二十七日長媳張氏進房量米起意圖姦隨  
進房勾引張氏不從逃往母家躲避榮恒山隨  
令長子榮大年往接不理又將榮大年毆打亦  
逃往母舅吳明哲家迨六月初二日榮恒山次

子榮二年在田工作伊妻吳氏同次媳劉氏均在廚房煮飯劉氏往喚伊夫回家吃飯走至堂屋榮恒山獨坐屋內頓起淫心調戲劉氏劉氏不從吵鬧吳氏聽聞走出查知調戲情由斥責該犯之非榮恒山氣忿卽掌毆吳氏左腮一一下吳氏不服榮恒山隨取長柄鐵刀用刀柄毆傷吳氏左右胳膊右肱肘等處并刀口劃傷吳氏右手腕吳氏被毆氣忿投河斃命驗明據供前情不諱查榮恒山始則調姦長媳張氏繼又

調姦次媳劉氏雖兩媳俱守正不污而該犯之  
敗倫傷化已不足齒於人類復將伊妻吳氏肆  
行毒打以致投河自盡是其強暴性成淫兇釀  
命未便輕縱將榮恒山照親屬犯姦至死罪者  
若強姦未成依律問罪發近邊充軍至配折杖  
一百折責四十板等因咨部前來查榮恒山始  
則調姦長媳致子媳逃散躲避繼因調姦次媳  
劉氏不從吵鬧吳氏正言斥責該犯輒用刀柄  
疊毆成傷以致吳氏投河斃命細核案情若吳

氏因該犯調姦兩媳忿激戕生此等敗倫傷化  
之人自應卽照凡人強姦未成其父母親屬羞  
忿自盡之例問擬如以吳氏之死係由被毆氣  
忿投河斃命則榮恒山淫惡兇暴不足齒於人  
類卽照毆妻至死律擬以絞候亦不爲枉今該  
撫僅將榮恒山照親屬犯姦未成律發近邊充  
軍殊屬情重法輕應令該撫另行覈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安徽巡撫疏稱查  
榮恒山調姦長媳未成越日已久並無忿激情

事後因拉姦次媳起衅毆妻而吳氏因被毆投  
水並非因伊夫調姦兩媳忿激戕生似與強姦  
未成其父母親屬自盡之例義未符但詳核案  
情吳氏投河自盡實由該犯先後圖姦兩媳起  
衅吳氏斥阻復被叠毆多傷所致似此淫惡兇  
暴之徒與尋常毆妻傷重者不同榮恒山應遵  
部駁從重比照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榮恒山應比照毆妻  
至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三

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旨榮恒山依擬應紘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奉天司

附修改以妻賣姦之未  
故殺妻者以凡論新例

一起為遵

旨改擬具奏事會看得張二卽張丕林扎傷伊妻徐  
氏身死一案據奉天府尹富察善等疏稱張二  
卽張丕林籍隸山東携妻徐氏至奉天傭工度  
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間張二因窮苦難度至  
岫岩紅土厓子地方居住令妻徐氏賣姦姦三  
時往姦宿總未給錢七月二十日張二向姦三  
要錢姦三不給致相爭角姦三將張二毆傷張

二赴岫巖廳控告差拘審訊潘三等供係酒後  
角毆成傷均未將姦情吐露該廳伊勒圖將潘  
三照律笞責查明張二係無業流民驅逐出境  
八月初五日張二携妻徐氏出城他往潘三起  
至中途攔阻勒令仍回紅土厓子居住張二不  
允潘三欲毆經張二家做飯之叢喜子勸散晚  
間張二徐氏至祭祀屯柳九店內住宿潘三亦  
至彼同住初六日黑早張二計欲早起趨行躲  
避徐氏不允必欲仍回紅土原子居住張二聲

言自欲他往徐氏執持尖刀卽欲自抹張二見  
徐氏與潘三同心不肯前行一時忿激頓起殺  
機奪取徐氏手內尖刀連扎三下致傷徐氏左  
胳膊左肩甲右肱等處倒地張二復恨潘三  
挑唆持刀往扎當經店家柳九趕上抱住潘三  
奔避徐氏移時殞命訊供前情不諱將張二卽  
張丕林依夫故殺妻律擬絞監候經臣部等衙  
門照擬移覆等因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題八月初六日奉

旨刑部核擬張二卽張丕林扎死伊妻徐氏一案照  
夫故殺妻律問以絞候所擬尚未允協此案張二  
携妻徐氏賣姦潘三時往姦宿索錢爭毆迨經官  
責逐張二計欲躲避因徐氏不允輒起殺機奪刀  
扎斃是張二甘心將徐氏賣姦其夫婦之義早絕  
乃復逞兇戕命自當與凡人故殺同科猶之妻妾  
因姦謀殺本夫者律應凌遲若因本夫縱容抑勒  
其妻妾與人通姦罪止斬決則縱姦之本夫復殺  
其妻卽不得以尋常夫故殺妻律擬斷蓋其夫縱

妻賣姦已屬不知羞愧又忍而置之於死情更兇惡若復拘夫婦名義稍從未減何以勵廉恥而維風化乎着刑部將此例另行斟酌改定所有張二一案卽着照新例定擬具奏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敦勵廉恥維持風化之至意臣等現將本夫以妻賣姦復故殺其妻之例改同凡論擬以斬監候另摺具

奏今張二卽張丕林始則抑妻賣姦繼因索錢不遂復戕其命恩義已絕應卽照新例以凡論故

殺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該府尹等疏稱  
潘三應比照聞姦數曰殺死姦婦姦夫到官供  
認不諱確有實據者將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例  
擬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叢喜子  
明知張二縱妻賣姦受僱工作殊屬不合應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餘屬無干概行  
省釋張二帶妻在紅土厘子居住賣姦該處地  
方鄉保是否知情縱容另飭訊明照例發落屍  
棺飭屬領埋等語查潘三叢喜子均事犯在乾

隆四十二年五月初二日欽奉

恩詔以前潘三戀姦釀命情節可惡所得徒罪應不  
准援減仍加枷號兩個月滿日充徒叢喜子杖  
罪應予寬免餘均應如該府尹等所題完結等  
因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刑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奉天司案呈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六日

奉

旨刑部核擬張二卽張丕林扎死伊妻徐氏一案照  
夫故殺妻律問以絞候所擬尚未允協此案張二  
携妻徐氏賣姦潘三時往姦宿索錢爭毆迫經官  
責逐張二計欲躲避因徐氏不允輒起殺機奪刀  
扎斃是張二甘心將徐氏賣姦其夫婦之義早絕  
乃復逞兇戕命自當與凡人故殺同科猶之妻妾  
因姦謀殺本夫者律應凌遲若因本夫縱容抑勒  
其妻妾與人通姦罪止斬決則縱姦之本夫復殺

其妻卽不得以尋常夫故殺妻律擬斷蓋其夫縱  
妻賣姦已屬不知羞愧又忍而置之于死情更兇  
惡若復拘夫婦名義稍從未減何以勵廉恥而維  
風化乎着刑部將此例另行斟酌改定所有張二  
一案卽着照新例定擬具奏欽此欽遵伏查鬪毆  
律載故殺者斬監候又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  
死者絞監候註云故殺亦絞等語蓋以夫爲妻  
綱婦順爲正故毆妻至死卽屬有心戕命而猶  
以罪止縲首者示與凡人有別所以重倫理維

風化也然正惟爲倫理風化起見則姦邪踰蕩  
在所必懲若爲之夫者寡廉鮮恥至於合妻賣  
姦是傷風敗化起於其夫迫非妻妾與人通姦  
尋常縱容者可比乃復逞兇戕殺妻命旣失夫  
婦之倫卽不得律以夫婦之法誠如

聖諭當與凡人故殺倘科查律載抑勒妻妾與人通  
姦者姦婦不坐並離異歸宗以律應離異之婦  
而科以凡人擬抵之條尤屬情真罪當應請嗣  
後凡以妻賣姦之夫故殺妻者以凡論其非本

夫起意賣姦者仍悉依律例辦理庶廉恥足勵  
而情法得平矣所有遵

旨酌議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恭候

命下

臣

部恭纂入例通行遵照除奉天張二扎死伊

妻徐時一案卽照新例改擬另摺具

奏外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奉本日奉

馬之系糸

卷三役其妻同凡論

三

旨依議欽此

# 山西司

一起爲詳請等事會看得平遙縣民郝旺虎扎傷  
伊妻梁氏身死一案先據山西巡撫雅德咨緣  
郝旺虎與妻梁氏結禍五載素好無嫌梁氏素  
性悍潑怨恨家貧常與伊姑師氏吵鬧師氏恐  
人譏笑隱忍不言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師氏因值端陽以梁氏午飯遲延向其理說梁  
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責其非梁氏回醫用  
頭撞撞適郝旺虎自地回家見而喝阻並向其

母安慰師氏氣忿遂赴隣家閑坐郝旺虎飲入  
醉鄉復向梁氏訓斥梁氏卽與吵嚷辱罵其母  
郝旺虎瞥見桌上放有屠刀取向嚇禁詈梁氏  
上前發罵郝旺虎醉後向扎適傷梁氏心坎殞  
命將郝旺虎依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  
殺律杖一百等因咨部臣等查律載妻妾毆罵  
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擅殺者杖一百  
註云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又夫毆妻至死者  
絞監候又例載秋審可矜人犯內如有子婦不

孝曾毆翁姑其夫忿激致死鑒與尋常狠鬪者不  
同俱量爲區別照免死獄等例再減一等磔落  
各等語蓋緣子婦不孝曾毆翁姑已犯應死是  
以其夫忿激致死止懲其擅殺之罪予以杖一  
百但閨門曖昧恐因別故殺妻之後父母溺愛  
其子代爲捏飾以脫子罪故註云親告乃坐此  
律意防微大閑所以杜好殺之端而慎重民命  
也是凡殺妻到案之後始經供有曾毆翁姑情  
事者不得概行引用如果案情確實亦須俟秋

審時核辨其定案之初未便據該犯父母事後  
一語卽曲援溺杖之律問擬致滋寬縱此案郝  
旺虎雖因伊妻梁氏忤逆伊姑向氏訓斥梁氏  
仍行潑詈刀扎致斃但梁氏頂撞伊姑之時該  
犯已經將妻喝阻並安慰伊母赴隣家閑坐該  
犯後因飲醉復向伊妻訓斥因妻辱詈隨取刀  
向扎致斃且伊母師氏並未親告該撫僅據該  
犯事後一語曲爲援律擬杖從寬完結殊與律  
例之意不符罪關出入懸殊未便率覆應令該

撫另行按律妄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  
後嗣據山西巡撫咨稱復提卷細加確核查梁  
氏怨恨家貧頂觸其姑師氏已非一日隣里及  
氏父梁加寧無不共知師氏因梁氏做飯過遲  
向其理說梁氏復出怨言頂撞師氏斥詈其非  
梁氏卽行回罵頭撞適郝旺虎回家瞥見將妻  
喝阻並安慰師氏隨赴隣家閑坐郝旺虎復將  
梁氏訓誡詎梁氏仍與吵嚷又牽姑辱詈郝旺  
虎因其潑悍順取屠刀嚇禁梁氏仍詈罵不止

并撲向奪刀致被郝旺虎扎傷心坎殞命是郝  
旺虎扎死梁氏妻因該氏辱罵其姑忿激所致  
不但師氏親供確鑿且據屍父鄉隣人等各供  
僉同已與律註親告相符郝旺虎若仍照尋常  
毆妻至死律擬以絞抵似覺情輕法重郝旺虎  
應仍照前擬依妻罵夫之父母而夫不告官擅  
殺律杖一百似無枉縱再經書彭庭福于摘叙  
案由時止圖簡易將奉院札駁暨該縣府改擬  
之處遺漏未經造入復將引律處親告句語刪

去以致情節不符雖非有心刪改規避但已蒙  
部指駁殊屬不合經書彭庭福合依增減官文  
書內情節字樣者杖六十律應杖六十折責二  
十板係公罪姑免革役等因咨部復經臣部查  
郝旺虎因妻梁氏向伊母師氏頂撞業經喝阻  
安慰伊母赴隣家閒坐事已寢息後該犯復因  
飲醉向伊妻梁氏訓斥梁氏牽姑辱詈該犯取  
屠刀向扎致傷心坎伊母師氏聞嚷回看梁氏  
旋即身死是別因醉鬧起衅卽牽姑辱罵亦止

該犯一面之詞彼時伊母亦未到場今該撫因  
師氏到案供明鄉隣屍父僉供如一謂與親告  
無異細核案情究係事後之言並非當時親告  
且屍父隣人所供均係查問空言非有目擊確  
據與親告乃坐律註未符若因此而擬杖完結  
則凡父母在堂者俱得恃脫卸有路可以別故  
兇斃妻命徒開好殺之風而啟狡飾之漸殊非  
辟以止辟之道事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  
該撫仍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

後今據該巡撫將郝旺虎改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郝旺虎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因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初七日題十一日奉

旨郝旺虎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欽此

江蘇司

姦淫起衅任意兇殘婢女年在十五歲以下絞決新例

一起爲申請代驗事會看得寶山縣詳徐二姐與

陳七通姦勒死婢女素娟滅口一案據江蘇巡

撫閔鶚元疏稱緣徐二姐之父徐桂珍於乾隆

四十九年間契買楊鳳鳴之女更名素娟給伊

女徐二姐服役徐二姐許與程景文爲妻尚未

過門成婚徐桂珍同伊妻吳氏並幼女小郎同

住前進樓屋徐二姐與素娟同在後樓住宿陳

七與徐桂珍對門鄰居素識往來徐二姐見面

無忌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徐二姐在後樓  
墻飲內遇見陳七在外走過彼此叫應閑談陳  
七卽扒墻進院與徐二姐調戲成姦後非一次  
徐桂珍等並不知情是年九月內陳七復與徐  
二姐姦宿經素娟看見徐二姐囑勿聲張五十  
二年四月初八日陳七又往姦宿向借首飾當  
用徐二姐應允陳七當卽走回初九日徐二姐  
卽將珠飾等物用紙包裹令素娟送給而回適  
伊母徐吳氏在旁不敢詢問二更時分徐吳氏

等俱進房睡宿徐二姐隨至卧房向素娟查詢  
時素娟先已睡熟答應不清徐二姐氣忿責打  
素娟負痛哭嚷聲稱徐二姐偷漢打人明日定  
要訴知伊母徐二姐恐被說破姦情起意致死  
滅口隨乘素娟睡熟尋取麻繩向素娟頸內穿  
過繞轉用力收勒復在項後打結素娟當卽殞  
命徐二姐畏罪卽取剪刀戳傷咽喉暈倒次早  
經陈桂珍揭門進內將徐二姐灌醒詢悉前情  
報驗審供不諱究詰至再委無帮同加功之人

查徐二姐與陳七通姦因恐素娟說破姦情起  
意勒死滅口素娟係伊父徐桂珍白契所買婢  
女將徐二姐依例擬絞監候陳七擬以枷杖等  
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徐二姐合依故殺白契所  
買之人照故殺雇工律擬絞監候例擬絞監候  
秋後處決該撫旣稱陳七不知勒死素娟情事  
合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滿日杖一百折  
責發落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五

十三年三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袁徐二姐因與陳七通姦恐婢女素娟說破起意致死滅口主婢之分已絕且素娟年止十二徐二姐乘伊睡熟用繩收勒斃命實爲恬兇可惡徐二姐著改爲絞決嗣後遇有姦淫起釁任意兇殘婢女年在十五歲以下者俱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雇工耕作並非服役之人應同凡論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寧津縣民高喜文毆傷雇主陳夫亮身死一案據直隸總督劉我疏稱緣高喜文向係求乞度日與陳天亮並無嫌隙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日高喜文受雇與陳夫亮家傭工議定年底爲滿工價大錢一千五百五十文並未寫立文契至二月間高喜文即將本年工價全行支用迨四月二十三日陳夫亮屋內盤炕令高喜文用車赴地推坯高喜文因

車小坯重僅推土坯四塊放于院內陳夫亮見所拒坯少向高喜文囑罵高喜文用言分辨陳夫亮卽持楸將高喜文毆打一下並未成傷高喜文奪獲木楸陳夫亮轉身欲另行携器扁喜文卽用木楸毆傷陳夫亮髮際偏左倒地時工人蔡明揚送坯進屋出見喝阻陳夫亮之子陳文希聽聞亦卽趨視陳文希卽同蔡明揚將陳夫亮扶起揸救詎陳夫亮傷重移時殞命報驗審供不諱查高喜文雇與陳夫亮家傭工雖未

立有文契但于正月間受雇時既議定年底爲滿卽屬議有年限且將本年工價已全行支取更與隨時短雇者不同乃因被雇主陳夫亮毆毆輒敢不顧名分奪取木杵將陳夫亮毆傷斃命殊屬不法將高喜文依雇主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其犯姦殺等項重情卽受雇在一年以內亦照雇工人治罪例雇工人毆家長死者斬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等因具題經臣等以例載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雖

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閱五年以上音于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擬其隨時短雇受值無多者仍同凡論又例載雇工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僕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卽依雇工人定擬其犯姦殺誣告等項重情卽一年以內亦照雇工人治罪若祇是農民雇倩親族耕作店舖小郎以及隨時短雇並非錦役之

人應同凡論各等語是辦理雇工之案曰以交  
契年限爲憑要當詢其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  
服役之人如有主僕名分雖無文契年限而一  
經受雇卽爲服役之人故在一年以內有犯尋  
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若犯姦殺誣  
告等情卽以雇工人治罪嚴雇工者所以重名  
分也若無主僕名分則是雇倩工作並非服役  
彼此無良賤之分故例同凡論寬平人者所以  
慎庶獄也例文五載分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

高喜文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受雇于陳夫亮  
傭二議定年底爲滿工價大錢一千五百五十  
文四月二十三日陳夫亮盤炕令高喜文推坯  
高喜文推坯四塊陳夫亮見其太少卽向龔罵  
並持木楸毆打該犯奪楸還毆致傷陳夫亮髮  
際偏左移時殞命詳核案犯供詞屍子陳文希  
有四月二十三日小的在屋裏盤炕之供用雇  
工人蔡明揚亦有陳文希在屋裡盤炕小的在  
院裏和泥高喜文推坯之語是陳夫亮不過尋

常庶民之家所以其子盤炕其工人運坯和泥  
一同做工揆此情形正與農民雇倩耕作之人  
無少分別且正月至四月食工本非日久一年  
工價二千五百五十文受值亦屬無多按之定  
例均應同凡論今該督因其有一年爲滿之語  
卽謂之議有年限而治以雇工人毆死家長之  
罪間擬斬決其于平日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  
服役之人並未詢及一語案情旣多疎漏引例  
亦屬割截且如該督所擬以一年爲滿之語謂

之議有年限而不問其有無主僕名分卽以雇  
工人科斷是農民雇用長工凡有言明一二年  
爲滿者皆得同于服役之人設被雇主毆殺卽  
應依毆殺雇工人律問擬杖徒不同凡人論抵  
矣不惟特寬雇主之罪恐長凌虐工人之風且  
恐食力良民不甘爲服役之賤而絕其工作謀  
生之路揆之情理尤未允協雖殺人應抵而斬  
絞攸分臣部未敢巫覆應令該督將此案有無  
主僕名分及是否服役之人嚴訊明確弓行妥

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具

題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行該督去後今據該督劉  
我疏稱覆加研審據高喜文供稱陳夫亮實係  
庶民之家該犯雇給傭工係幫同工作並非服  
役之人亦無主僕名分核之屍子陳文希等供  
詞亦屬相同委無遁飾情事查例載雇倩工作  
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雖無文契而議有年  
限或計工受值已閱五年以上者于家長有犯

均依雇工人定擬其隨時短雇受值無多者仍  
同凡論又例載官民之家雇工雖無文契而議  
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僕名分者如受雇  
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于犯照良賤加等律再  
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卽依雇工  
人定議其犯姦殺誣告等項重情卽一年以內  
亦照雇工人治罪若祇是農民雇倩親族耕作  
店舖小郎以及隨時短雇並非服役之人應同  
凡論各等語此案高喜文受雇于陳夫亮家傭

工雖經議定年底爲滿又將一年工價支用但  
高喜文係幫同工作並非服役之人亦無主僕  
名分且自正月至四月食工尚非日久其工價  
一千五百五十文受值亦屬無多誠如部駁正  
與農民雇倩耕作之人無少分別自應仍同凡  
論將高喜文改擬絞監候原刺之字仍行起除  
等因具

題前未應如該督所題高喜文合依農民雇倩耕  
作並非服役之人應同凡論鬪毆殺人者不問

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等因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題二  
十七日奉

旨高喜文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